

看·世界遗产

“利物浦海上商城” 是否会被除名？

“利物浦海上商城”200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的突出普遍价值是“见证了18世纪至19世纪世界主要贸易中心的发展历程。”但利物浦正在北部港口进行的“利物浦水岸”(Liverpool Waters)建设开发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看来会在视觉上把各个船坞区域分割开来，海上商城的天际线及轮廓将因此遭到改变，因此在2012年将其列入了“濒危名录”。

此后，英国并没有采取让世界遗产委员会满意的挽救措施。2019年的大会决议中明确指出：如果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利物浦海上商城”将很大可能在2020年被除名。

世界遗产被除名是有先例的，第一个从《世界遗产名录》中被剔除的项目是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文化景观，原因是那里修建了一座横跨易北河的现代化大桥，破坏了遗产景观。此外，乌兹别克斯坦的沙赫里苏伯兹历史中心因为城市建设大肆破坏了历史街区，在2018年被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建议除名，但由于多数委员国反对而留在了名录中。

那么，第二个被除名的文化遗产，会不会是“利物浦海上商城”？福州大会期间，这个项目会引起许多人关注。

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利物浦海上商城出现的问题，也给我们中国世界遗产地提了个醒。世界遗产区域里和周边的大规模的城市开发项目，必须遵循《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要求，不破坏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更为重要的是，世界遗产中心不会在破坏成为既成事实之后再采取行动，而是在项目还处于规划方案时期便关注并开展监测。因此，遗产地不应存有侥幸心理，以避免出现不可挽回的后果。



“利物浦海上商城”遗产区内进行的“利物浦水岸”建设开发项目(红线范围内)，由于对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带来破坏，被列入“濒危名录”。

(图片来源：《利物浦海上商城世界遗产管理规划》)

聚焦2020年福州世界遗产大会——

近在眼前的 濒危与除名

燕海鸣

加德满都谷地 是否真被列入“濒危名录”？

2015年，尼泊尔发生大地震，世界文化遗产加德满都谷地遭受了严重破坏。由于灾后修复进度缓慢，且修复质量令人堪忧，ICOMOS已连续数年建议将其列入“濒危名录”，由全世界的资源共同抢救这项遗产。但是，尼泊尔方并不希望这样做。他们认为被列入“濒危名录”，是对遗产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破坏，列入濒危非但不能帮助其更好修复遗产，反而会导致旅游业受到影响。

“濒危名录”最初设置的目的是，使那些最需要抢救的文化遗产优先获得国际援助。但近年来，是否列入“濒危名录”成为世界遗产大会上各国博弈的重点，加德满都谷地便是典型代表。在2019年大会上，来自阿塞拜疆的大会主席对尼方一再拖延行为表示不满，罕见地动用了主席权力，要求在决议里加上：2020年是加德满都的最后机会，如果再没有实质措施，就必须列入濒危。因此，加德满都谷地项目，也必将成为2020年福州遗产大会的焦点。

许多专家判断：ICOMOS将会继续建议将该项目列入“濒危名录”；但遗产委员会最终采纳这项建议的可能性依旧不高。实际上，中国在震后派出了专业团队，一直在支持尼泊尔文化遗产灾后修复，比如加德满都谷地杜巴广场九层神庙的修复项目，获得了尼方的认可；也有不少国际专家常年活跃在尼泊尔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前线。因此，列入“濒危名录”，究竟能够多大程度为尼方的遗产修复带来实际“益处”？这确实值得思考。

不过，我们预计在福州大会上，加德满都谷地项目依旧会激发各方热烈的讨论，甚至会引伸至关乎“濒危名录”效力及其未来存续。

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加德满都谷地出现的濒危状况，至少说明了近年来当事方缺乏有效的沟通。所以，作为负责的遗产国，在协助修复文物的同时，也应力求促进各方的沟通，帮助其更好纳入到国际遗产保护的语境之中。



尼泊尔地震后等待修复的加德满都谷地——杜巴广场九层神庙及附属建筑。(供图：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作者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秘书处主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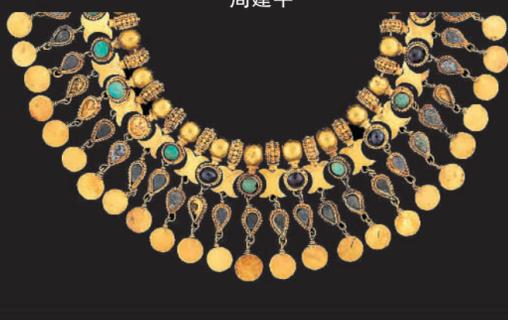
“迫于形势，被保护的国宝不得不开离家乡，开始它们长达10年的海外‘流浪’之旅，这是一个多灾多难但文化灿烂的国家，和从前的我们极其相似。”

“我们深知战争足以摧毁民族的自信和自尊。所以这一次阿富汗国宝来到中国，中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充当‘守护神’。”

——中国网友在网络上发表的参观感言

阿富汗国宝 在华九百天

周建平



从2017年8月到2019年10月，一场吸引了无数中国观众的文物巡展在中国7个省市相继展出。这个展览来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邻国阿富汗。展览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国内多家省级博物馆和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

阿富汗：文明的交汇地

数千年来，希腊文明、草原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在此碰撞激荡，各路商旅在此中转，催生了灿烂的多元文化，但这里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痛苦。近代以来，更是屡次沦为大国博弈的掠夺场，英国、苏联和美国的人侵给阿富汗人民和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至今仍未走出战争的阴影。战争、贫穷、难民、爆炸、恐袭，这些词似乎就是今天人们对阿富汗的主要印象。大家似乎已经忘记了两千多年来这里曾经的辉煌文明。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国运的缩影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始建于1919年，并于1924年正式开放。这里主要收藏阿富汗各地出土的史前遗物和受希腊文明影响的贵霜王国时代的佛像、印度教神像、伊斯兰时代文物、各历史时期的钱币和民俗文物等，藏品种类非常丰富，总数约10万组以上，是阿富汗最大的博物馆。

地理位置的特殊造就了这样一批独具特色的文物，也为他们带来了无尽的噩梦。自1979年苏联入侵开始，阿富汗再次陷入动荡。士兵趁机洗劫了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把精美的文物拿到黑市上变卖，用博物馆的文件点燃篝火。1994年，阿富汗国家博物馆被炮火击中，顶楼毁于一旦。在近百年的历史

链接：

阿富汗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玄奘西行途经于此。1978年，考古学家维克托·萨瑞阿尼迪在阿富汗北部蒂拉丘地发现了数座古代墓葬，除了两万多件黄金制品，还汇集了安息银币、罗马金币、希腊神灵、中国西汉铜镜与丝绸、叙利亚玻璃器、印度象牙雕件等，被公认为丝绸之路之上迄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也佐证了公元前后的阿富汗确为文明的十字路口。

中，曾经拥有10万多件藏品的博物馆，绝大多数馆藏文物在战乱中被劫掠、毁坏，甚至永远消失。一些相对幸运的文物，也只能被迫出国“避难”。

2003年，阿富汗国内局势日趋稳定，经过修缮的博物馆获得重生。2005年，时任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赴法国访问时，法国总统希拉克向他提出希望安排阿富汗文物展访问法国的愿望。在卡尔扎伊的授权下，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与法国吉美博物馆的一批专家挑选出了231件(套)珍贵藏品，主要出自法罗尔丘地、阿伊哈努姆、蒂拉丘地、贝格拉姆四处考古遗址。

自2006年开始，这批令世界瞩目的阿富汗珍宝在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全球多地巡展。人们被这些两千年前的多元文明遗存所震撼，也向世代以来这些文物的守护者表达敬意。2019年，阿富汗

国家博物馆迎来建馆100周年，正如博物馆前镌刻着的那句话，“A NATION STAYS ALIVE WHEN ITS CULTURE STAYS ALIVE。”是的，“文化在则国家存”。这句话背后有着一悲壮和酸楚的情愫，但的确道出了阿富汗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坚韧和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巡展：古代丝路的回响

2017年3月，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展览，这231件阿富汗珍贵文物来到了中国。然而，原本计划在故宫博物院展毕之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展出的这批文物，由于种种原因被临时取消了展览安排。

在此情况之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积极与相关单位商议，在后续资金尚未有落实的情况下，积极协调日本黄山美术株式会社、阿富汗国家文化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阿富汗驻华使馆、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等单位，最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抉择：让这批文物在中国继续巡展。于是，敦煌、成都、郑州、深圳、长沙、清华、南京，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展览相继在这些地方成功展出，观众人数近150万。

2019年5月，在习近平主席的倡议下，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阿富汗国展展被作为特展纳入大会计划，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3个月。两国高层对展览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此展是中阿两国十几年来人文交流领域最重要的项目，对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传播丝路历史文化做出了贡献。国内博物馆界和社会各界也给予了广泛好评和欢迎，普遍认为这是近年来在华展出时间最长、跨越文明最广、精品数量最多、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外国文物展之一。

多方努力：丝路文明引发关注

此次巡展中，各家博物馆与阿方专家一起精心配合，在陈列、宣传和文创开发等方面各显其能，办出了自家风格，也让这些千年文物闪耀出各自独特的光华。国内多家电视台和网络自媒体竞相利用专访和讲座的方式邀请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馆长向中国观众介绍展品背后的故事。除了出版图册图录外，南京博物院专门针对此展精心设计开发了系列文创，湖南省博物馆制作了吸引观众参与互动的图片和益智玩具，都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同时，对观众更深入地了解展览和背后的文化内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社会关注度的不断提升，这个展览每到一地，都会引发文物和丝路文化爱好者的极大兴趣，使展览成为许多博客网红的签到处。为期两年多的巡展，可以说为中国公众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丝绸之路”文明史和阿富汗历史的公开课。巡展也在全国引发了一波关于古代丝路历史和文化的学习热，大夏国、吐火罗、大月氏、贵霜王国、葱岭咸海……这些名词成为热搜对象。公众对于丝路和阿富汗这个国家的前世今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自然而然也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中国的故宫珍藏，也曾如阿富汗国宝一般，经历过漂泊命运。抗战期间，为保护珍贵文物不落入敌手，故宫博物院组织文物分批南迁。图为当年运输队经过四川乐山的情景。

近年来，社会力量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已从“表演”“配角”位置开始转变为展示丰厚成果。

北京市西城区举办历史文化名城年会

社会力量 占了“半壁江山”

芮钰雅



12月14日迎来了难得的初冬暖阳。北京西城区古色古香的广宁公园内游人熙熙攘攘。一年一度的西城名城委员会正在举行，今年的主题是“老城保护和街区更新：转型发展，再出发”。西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每年一届的会议不仅中外学者云集、开放度高。而且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上午是世界各地专家介绍，下午则围绕“名城、名景、名人、名业”，从主持人、演讲人、表演者和观众，整个会场都交付给了社会团队。

名城保护最活跃的力量毫无疑问是年轻人。年会上，17个名城保护团队围绕“学生团队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提升宣传影响力”等6大主题进行了分享。西城区开展多年的“四名”汇智计划共聚集了80个社会团体，其中在校学生团体占到了四成。

学以致用、敢想敢做是学生团队的突出特点。他们或关注城市文创，以专业知识提升文创产品质量；或身体力行，在胡同中搭建绿色花园，美化生活风貌。许多人表示，走出校园后，还会继续在创业中延续名城保

护行动。吉舟是“互帮互助学习小组”创始人。这个小组聚集了一群建筑和设计爱好者。2019年恰西直门箭楼拆除50周年，于是，他们复制了一人高的西直门箭楼木构架模型。吉舟在年会上分享了自己和团队的合作经历：每天高强度的工作，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戴上颈套来保护颈椎。

名城保护中，社会力量还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创造性成果。除各式各样的书籍外，三山五园研究团队推出“听懂园林——三山五园，朕有话要说”音频节目，请来“皇上”“开口”，朗读“园记”，不仅译为白话文，还加入时下流行语。这个节目播放次数已经过万。曾师傅时光照相馆团队深入胡同居民家，为1949年出生的老人拍摄婚纱照，举办展览，介绍工作细节，以唤起居民认同和参与。

2019年6月，北京市西城区名城办与西城区档案馆签订协议，这些团队付出的智慧和诸多名城保护社会成果，将会以档案形式完整记录和留存。



上图：壹贰设计团队分享开展名城保护活动经验。

王瑜摄

下图：互帮互助学习小组搭建的西直门箭楼模型，吸引了过往游人。

韩宇摄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